

唐酲男人情感系列
《等爱上钩》后传

我对婚外情有了个全新的理论

在我看来:

红杏出墙有三种状态。一种是形出意不出。

一种是意出形不出。一种是形意俱出。

这三种状态很像王国维谈的三种境界。

在出墙的境界上是一个高过

第一种“形出”就好比“昨夜微雨过天阶路”

这种肉体上的出轨是“偷鸡摸狗”

登临送目。了然于胸。收发自如。对爱人在陷之不深。进退也快。

只要不被发现。危险性不大。

第二种“意出形不出”就好比“衣带渐宽终不悔”

这种精神上的背叛是为情所困

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悔还不及。

心在大山。身老沧州。难就难在陷之弥深。

第三种“形意俱出”就好比“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种神形俱备的出轨是历经艰辛。终成正果。

执手相望。形意交融。终于转角。无迹可求。

精神与肉体的完美结合达到红杏出墙的最高境界。

可谓红杏枝头春意闹。危险得一塌糊涂。

心乱不已

唐酲 著



揭开中国男人的婚外秘密!

一本让女人了解男人的书
第一部全面解读“70后”婚姻的极限之作

海峡文艺出版社

第1100000号

第1100000号

心乱不已

唐靜 著

有句话说得好：「心乱则百事皆废。」
第1100000号：「心乱」是现代人的一种普遍现象。
第1100000号：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容易感到迷茫和困惑。
第1100000号：「心乱」不仅影响个人的身心健康，也会影响人际关系。
第1100000号：现代人应该学会调整心态，保持内心的平静。
第1100000号：「心乱」是一种可以克服的弱点。
第1100000号：现代人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理智。
第1100000号：「心乱」会让人失去方向感。
第1100000号：现代人应该学会给自己留出思考的空间。
第1100000号：「心乱」会让人失去创造力。
第1100000号：现代人应该学会放松自己，享受生活。
第1100000号：「心乱」会让人失去信心。
第1100000号：现代人应该学会相信自己，勇敢面对困难。
第1100000号：「心乱」会让人失去动力。
第1100000号：现代人应该学会设定目标，为之努力。
第1100000号：「心乱」会让人失去热情。
第1100000号：现代人应该学会保持好奇心，不断探索未知。



男人情感系列
《等爱上钩》后传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乱不已/唐酩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80719-043-4

I. 心… I. 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7994 号

心乱不已

作者:唐 酩

责任编辑:吴晨骏 徐玉华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州屏山印刷厂

邮编:350003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275 千字

印张:11.375

插页:2

版次: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ISBN 7-80719-043-4/I·043

定价: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揭开中国男人的婚外秘密!

一本让女人了解男人的书

第一部全面解读“70后”婚姻的极限之作

心乱不已

自序

福州的3月阴雨而寒冷。对于男人来说,在这样一个容易让人伤情却又孕育着无数喷薄欲出的希望的季节里,他的敏感度并不比女人来得低。《心乱不已》起笔于2003年的3月,到今日的出版整整两年。起笔时也是个春寒料峭的日子,《等爱上钩》后意犹未尽的感觉在那个雨季里纠缠着、发芽着,如春雨一般地淅淅沥沥不可断绝,以至于觉得有必要再写一些什么,哪怕是狗尾续貂也在所不惜。

《心乱不已》写的是主人公“唐酩”婚后的情感,进而深入到“70后”一代人的婚姻。作为一个已婚男人,我从不讳言自己有过心动的时候。其实在我看来,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男人面对着婚姻之外的世界,他的内心很难是一塘死水。在《心乱不已》中有这样一句“在对女人的欲望控制方面,哪怕是一个大圣人也比不过一个小太监”。因此男人的心动是很平常的,并不需要很强的刺激,而当外在的刺激足够强大时,心动就变成心乱了。毫无疑问,书中的“唐酩”受到了强刺激,他心乱了,书中的林茵在“唐酩”锲而不舍的死缠烂打下,也心乱了。至于李若欣到底有没有心乱,无人知晓。从普遍性的角度看,“70后”的男女较过去,他们更追求一种个性化的生活,在个性旗帜的张扬下,婚姻生活应有的责任感该如何加强?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心乱不已》仍然是从网络中走出。没有网络,根本无法想象自己能在短短的三年内写出两部长篇小说。网络改变着人的生

活,也包括婚姻。在此,对那些在网易、新浪、天涯社区以及许许多多转载的网站中关注着《心乱不已》的网友们致以深深的谢意,同时,也为《心乱不已》在网络上不能善始善终表示最深的歉意。在此,特别要向网易致歉,因为它为《心乱不已》的中止承担了莫大的骂名。但对我来说,当初的中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一则,当时写作确实遇到了瓶颈,不知该何去何从,已无法做到在线写作,需要通盘的考虑。二则,对于众多的网络作者而言,追求纸质书的出版无疑是网络上连载的最终目的,我亦不能免俗。既然出版必然要考虑到盗版问题,《等爱上钩》便是前车之鉴,就我所见到的盗版书就有两种,所以这也决定了《心乱不已》在网络上不可能完整。

小说以第一人称进行写作,不免让一些相识的朋友在阅读上产生联想,但即便在书中见到了一片树叶,也一定不是整片森林,小说终归是小说,如此而已。我所希望的是《心乱不已》能让人产生阅读的快乐。

唐 醉

2005年3月于福州

名典咖啡屋灯光昏暗，透着醇醇的咖啡色。靠街的玻璃幕墙流水潺潺，于是墙里墙外的人相互看着都透着水意。

我和若欣坐在水墙边的位置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这时门口进来几人让我眼睛一花并且心跳加速。我努力眨了眨眼，确信无疑真的是王蕴。她的旁边是曾彤，我的老冤家，此人曾害得对我刚有些心动的林茵最终弃我而去，至今仍如黄鹤般杳无音讯，想起此事我便有些胸闷。另外两人我不认识。

屈指一算，我已七年没见到王蕴和曾彤了。虽然在同一城市，但当你怀着决绝的心迹再不相见时，那么偶然遇到的概率比中五百万体育彩票的概率高不了多少。今天看来我是具备了中体彩的运气，但我知道我非但发不了财，而且可能还会有些麻烦。

王蕴和曾彤四人朝我的方向走来，显然她们也想坐在水墙边的位置。这的确是个比较浪漫的位置，至少墙外的人看起来是这样的，朦朦胧胧，只要坐这的人不过分地獐头鼠目就颇具美感。

我两眼发直地盯着王蕴，如烟往事涌上心头，让我好像在嚼着一粒青橄榄。我希望她也能看到我，虽然我不想若欣面前惹麻烦，但看着久未谋面的王蕴透出一种在校时所没有的成熟女人的韵味，依然那么光彩照人，风姿动人，我还是情不自禁地生出些勇气想惹些麻烦。

王蕴和曾彤见到我都愣住了，我能理解她们的心情，人同此



心，见到故人若是不愣我倒有些奇怪了。

我朝她们微笑着点了点头。我不是个记仇的人，这么多年过去，对于曾彤的恨倒也淡然了。因此我此刻的笑覆盖面比较广，没有特别的针对性，显得很大度、礼貌而且成熟。

若欣见我这副打招呼的表情便扭头看了看问道：“你认识她们？”

“是我以前的朋友。”说完我起身朝王蕴走去。

王蕴笑道：“好久不见了，真没想到在这见到。”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七年了。”

“在哪工作呢？”

“盛达集团公司。”

“不错嘛，那是家大公司。”曾彤插嘴道。

我朝曾彤笑了笑。

“那是你女朋友？”曾彤接着问。

“不，是老婆。”我显得彬彬有礼，十分镇定。虽然我陡然见到王蕴，有些猝不及防地心潮澎湃，但我还是表现得波澜不惊，控制得很好，因为我已非当初的吴下阿蒙了。

“那也不介绍一下？”曾彤似有些怪罪的意思，仿佛我与她是多年的好友，不介绍便很不够意思。

若欣耳尖得很，一直在听，这时站起来转身朝她们打了个招呼：“你们好，我叫李若欣。”

“你好，我是曾彤。”

“你好，我是王蕴。”

另外两人也分别介绍了自己。五个女人都很客气，神色正常，但我知道若欣、王蕴和曾彤三人都各怀心事。寒暄了几句后，王蕴给了我一张名片，我笑纳了。曾彤倒很知趣，没有给我。

我和若欣重新坐下。

若欣手托下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可以谈谈你这两位所谓的老朋友吗？都蛮漂亮的嘛。”

“一位是以前的学姐，一位是她的同事。”

“学姐？我看是老情人吧？”

我知道骗不了若欣，于是笑了笑，不置可否。往日的温情不禁又冒了上来，使得这个笑有些旁若无人的甜蜜。

若欣见我这副陶醉的样子愠怒道：“瞧把你美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什么叫老毛病又犯了？”

“嫌我说得不好听？那就说得好听些，旧情又复发了吧？”

“旧情复发还不敢，若说没点感觉你也知道这不客观。”

“你倒挺坦白。”

“你不可能指望我这么漫长的青春期为你守身如玉，谁知道我以后会遇上你？”

“这么说你失过身了？”若欣冷冷地盯着我。

“如果说搂搂抱抱接吻算失身的话，那么我就失了。”

“不止这些吧？”

“就这些了。”

“没有再深入了？”

“没有。”我异常坚决。我知道承认到搂抱接吻已是底线了，这是原则问题，再怎样的威逼利诱也不能有丝毫的让步。

“你敢发誓吗？”

“你知道我从来都不发誓的。”

“哼，就知道你不敢，做贼心虚。”

“随你怎么说好了，反正我没有。”

若欣见再也问不出什么，转而问道：“那么另外那个叫曾彤



的女孩呢？”

“什么意思？”

“你和她没关系吗？”

“我能做出那种事吗？”

“我看未必，她看你的眼神有些不对。”

“我怎么没觉得？就算有些不对那也是她一厢情愿，谁让你老公有那么点吸引力。”

“呸，臭美。”若欣嘴一撇，我朝她谄媚地笑了笑。

若欣并不领情，把手朝我一伸：“把她的名片给我看看。”

“谁的名片？”

“明知故问。”

“有什么好看？”

“我就是想看。”

我只好掏出名片，匆匆瞥了一眼并默默记住上面的电话。若欣接过名片很认真地看了看，然后将名片撕得粉碎。

“你这是干嘛？”我佯怒道，心中却是有些暗暗得意，因为我早已料到有这一招。

“免得你以后去找她。”

2

若欣是个十分聪明且干练的女人，正儿八经的研究生毕业，学历比我高。一个聪明的女人总是见微知著。就拿今晚来说，如果她料到王蕴是我的老情人还算不得什么的话，那么她一眼注意

到曾彤与我有些不明不白的关系那的确是厉害了。我和曾彤之间的事想必连王蕴也不知道。因此要和一个聪明的女人在一起维持一种比较平静的生活，若什么都不想倒也罢了，若有些偷鸡摸狗的想法就必须不停地与之斗智斗勇，时时处于一种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

我是个思想并不简单的人。因此这么多年与若欣伤痕累累地交锋下来，在经历了众多次的失败、总结、再失败、再总结之后，早已培养了牛一般老实镇定的外表，狗一般的警惕的神经，狐狸一般深谋远虑的思维，鹰一般的干净利落不留痕迹的手法。因此我今晚走的虽是一步险棋，但因为我处理得当，棋高一着，非但没有让若欣很生气，而且还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王蕴的联系方法。

从名典咖啡屋出来，我和王蕴、曾彤道了别。若欣虽然知道了些内情，但面对她们时仍然显得很大度而且客气，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让我感到比较宽慰。我想古人所说的那些知书达理的女人也就是这样，有什么不满可以在私底下对男人发作，哪怕暗地里让男人痛苦得想一头撞死，但在外头也一定要把男人的面子做得足足的。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福州的春天总是躲不过连绵的阴冷和潮湿。双人雨衣把我和若欣裹得紧紧的，我们骑着摩托车在这样雨夜的街上显得比较孤单。

若欣在我后面什么话也不说，我也没吭声，所谓言多必失，有时候沉默倒是防止战争的很好方式。我开始放心大胆地回味临走时王蕴意味悠长的眼神。这眼神不含拒绝且孕育着希望，确实让我心里十分发痒，好像在品着陈年老酒，浓郁芳香。

我记得梦露演过一部电影叫《七年之痒》。说的是男人结婚七年便会春心大动，心痒难耐，很有种想与别的女人上床的冲动。我和若欣相识到现在刚好七年，虽然还没到婚后七年，但不



管怎么说总是合了这么个数字，所以此时心里发痒则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时间一到就蠢蠢欲动的可能性。更何况今晚遇到的女人曾是让我梦萦魂牵的，她的肌肤在夏日里也就像今晚的冷雨打在脸上这么冰凉，很让我怀念而且心旷神怡。这肌肤曾经离我那么久，对我已经变得虚无缥缈了，没想到却在新世纪的春天不经意间与我偶遇了。春天是希望和播种的季节，特别是新千年的春天，那更是特别有希望特别可以播种的季节，因此我不由得生出些火热的念头，同时脸上开始发烫。

回到家我匆匆洗漱了一番便上了床。然后开始在床上打滚。若欣开始躺在旁边还不怎么理我，我知道她想让我先打破沉默。最后她实在被我不停的翻转搞得有些忍无可忍，说了一句“你若激动也用不着这么沉不住气”之后，我终于让自己静止了下来。但身体是安静了，可脑袋却一刻没闲着。因为形体可以被约束，但思想的翅膀若要飞，谁也没法把它的毛给拔下来。

一晚上我的思想不停地折腾着它怀旧的翅膀，以致到了第二天早晨我脸色苍白而且眼带血丝，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一晚纵欲。可我自己心里清楚昨晚连若欣的身子碰都没碰一下。若欣早起见我这副不争气的模样，白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就出门了。

来到办公室已过了打卡时间。我有点懊恼，加上这次迟到刚好满了五次，这个月的考勤奖是没了。而今天恰恰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我的300元钱倒在胜利即将来临的前夕，命运就像“二战”时牺牲在柏林城里的苏联红军战士那么悲惨。

宁琦拿了份资料走过来：“这是你要的腾龙公司的有关资料，从他们分析的前景来看，似乎不错。”

“放这吧。”我迷迷糊糊地收拾着乱七八糟的桌面，没有抬头看宁琦。

“气色不好，是不是昨晚太辛苦了？”宁琦一本正经地问。

“小小年纪，什么都懂，又想歪了吧？”

“注意点身体，别太累了。”宁琦笑着离开。



我们投资部共八个人，五男三女，负责公司的对外投资项目。张松是经理，谢清风和我是副经理。宁琦是去年刚毕业的女孩，颇有姿色而且年轻得让人有些目眩，属于所谓的新新人类。公司不少男人不免对她都有些非分之想。我们部的两个未婚男子满心想讨她的欢心，结果什么便宜没占到，却闹得两人以情敌自居，每天一见面便吹胡子瞪眼的。总体上我对投资部的人际关系还是满意的。张松对我不错，我们两人性情相投，私下里称兄道弟。两个未婚男子虽然相互之间有些敌对，倒也都把我当大哥一般看。另外两个三十多岁姿色平庸的女子，虽从相貌上不对我的胃口，但性格上还是颇为豪爽干烈，我与她们保持的关系良好。只有谢清风和我同为副职，关系颇有些微妙。这我可以理解，副职之间的关系就像情敌之间的关系，肯定不会有很顺畅的时候。

我习惯性打开电脑上线，然后隐身登陆上了QQ。我的QQ上除了“福州玉腿”（叶波）和“想你不等于爱你”（魏小田）两个男人外，其余清一色的全是女人。这些女人中只要有三个头像同时亮起，便会让我疲于奔命。所以我总是隐身登陆，选择自己最想聊的对象。这一段时间，我最想见的便是一个叫杨柳依依的上海女孩。她的头像没有亮起，我不知她是不是隐身的，我给她发了一句“你在吗？”之后，见没有反应，就开始翻阅起腾龙



公司的资料。

腾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猪良种繁育的公司。虽然是养猪，但因为养的是优良品种的猪，所以理所当然地与科技挂上了钩。加之配以“腾龙”二字显得颇有些大气，打死了也想不到这家科技公司竟然是养猪的。腾龙公司找上我们，是因为公司想在较短的时间内扩大生产规模，所以希望我们公司能够投资入股。

我叫上宁琦一起到腾龙公司去了解一些情况。在这个项目上宁琦是我的副手，所以没有什么可避嫌的。腾龙公司在福州郊区。车上，宁琦开始发表她的高论：“就冲公司起这名就觉得公司的老板哗众取宠。”

“为什么？”

“一个养猪的居然叫什么科技公司，而且还叫腾龙，你说奇不奇怪？让我去和养猪的打交道，你不觉得是鲜花插到猪堆里么？”

我不禁笑了出来，看了看宁琦，胸前挂着串石头缀物，头上扎了块淡蓝色的花点小方巾，撅着小嘴可爱至极，确实和猪场的环境不太相配。我安慰道：“这是工作，工作是不可以挑肥拣瘦的。你在城里待惯了，看看猪场什么样也长长见识。”

“我可没有这方面的欲望。另外，唐酺同志，希望你认真开车，这可是盘山路，用得着看着我说话吗？”

我微微一笑，加大油门一下冲了出去。宁琦吓得一声惊呼，我又陡然踩了一下刹车，宁琦又是一声惊呼，我这才回复正常。宁琦惊魂初定重重捶了我一下：“讨厌，干嘛这么吓我？”

我心中一荡，这语气这言词以及这打我的感觉就像一阵恰到好处好处的搔痒经过般，让我腿脚发软。我深刻地意识到和一个美女做搭档真的是件很快乐但又很危险的事。我还是比较担心自己会

把持不住。

车子到腾龙公司门口停下。腾龙公司在一山坳里，环境十分清幽。一排排的猪舍依山而建，称得上是猪舍井然。我对公司的第一印象很好，便对宁琦说道：“感觉还不错吧？虽然是养猪，但也养得有品位，并不因自己是养猪而自暴自弃。”

宁琦嘴一撇：“你不觉得空气中有种猪骚味吗？”

“我怎么闻着到处都是青草香？”

“你可真行啊！猪骚味都闻成青草香。我怎么这么倒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不仅要和猪打交道，偏偏还在一个反应迟钝而且根本没有辨别能力的领导手下干活，真是好可怜。”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我喜欢宁琦对我这种毫不拘束的态度，这让我觉得与她很亲近。“你可真能捧自己，捧自己也就罢了，干嘛还要攻击我？”

宁琦背着手把脸蛋凑到我面前，吹气如兰：“怎么？我不如花似玉吗？说你没辨别力还狡辩。”

我险些一激动就要伸手朝宁琦的腰间揽去。让一个年近三十且婚后已没有太多激情的男子去忍受一个二十出头美貌女子的发嗲，的确是件很没有人道的事情。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总有着这么多的压抑，让你没有办法。

正说笑间，一个三十多岁十分精神的男子迎了出来。他非常热情地握着我的手狠狠地晃了几下：“欢迎欢迎，你就是唐经理？”

“不敢，就叫我唐醒好了。”

“唐经理真是年轻有为。”

“这就更不敢当了，我现在是既不年轻，又不有为。请问你是——？”

那男子十分爽朗地笑道：“你瞧我都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



公司经理马明。”

“久仰久仰，马总才是真正的年轻有为。”

“哪里哪里。”

“介绍一下，这位是宁琦。”

“听公司的员工提起二位几次了，今天才第一次见到。宁小姐真是年轻漂亮。”

宁琦被夸，十分矜持地朝马明笑了笑。

4

三人一起朝猪场走去。路上马明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公司的基本情况。我对公司的选址有些不解。马明解释说，养猪最忌传染病，躲在深山里就不易被那些通常所说的猪瘟，正规的说法是口蹄疫或是五号病所波及。凡是进入公司的车子都必须经过消毒，他指了指公司门口一个下陷的水池说道：“这是消毒水，你们的车子经过这个水池时，轮子已被消毒了。”

宁琦叹道：“没想到养猪也有这么多学问。”

马明笑道：“有学问的还在后头呢。让你们看看我的那些猪，头头健壮如牛。”

来到猪舍，里面的猪果真如马明所说的是健壮如牛。这里健壮如牛的概念不仅是肌肉上强壮如牛，而且块头上与瘦死的老牛也差不了多少。

“都是公猪吧？”宁琦捂着鼻子问道。

“不，也有母猪，我这的公猪母猪都很健壮。”马明骄傲地

回答道。

我说：“公猪长得壮些倒还罢了，母猪长成那样就没有什么美感了。”

宁琦和马明大笑。马明说道：“我养的母猪可不想参加什么选美，我要的就是能生。”

“一窝能生几个？”我问。

马明指着一头长得较白的猪说道：“这是法系的大白猪，一窝可以生十三头。”说着又指了指另一头长得较白的猪说道：“这是法系的长白猪，一窝大概也能生十三头。”

“这些猪若参评英雄母亲是当之无愧了。”我赞道。

“什么是英雄母亲？”宁琦问。

“你还小不怪你不懂，英雄母亲就是生得越多越英雄，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了。”马明解释说。

“生那么多不把人累死？”

我和马明笑了笑，没有回答。

接着马明又拉我们去看猪配种。只见配种场里，一头全身黑毛如油的公猪摆出一副战斗的姿势，亢奋地叫着。一只母猪冲了进来，一阵搏斗过后退下。公猪喘了喘气，继续以逸待劳，又一只母猪冲进，又是一番相斗后退下。紧接着又进一只母猪，我开始担心，问马明道：“能行吗？这么短的时间。”

马明十分得意地说道：“没有问题，一只公猪对付四五只母猪是家常便饭。”

果然那只公猪斗志尚高。到了第五只时，马明终于有些心疼他的公猪，喊道：“好了，今天到此为止了。”终于母猪不再冲进。

这时宁琦惊叹道：“好厉害啊！”

“羡慕了吧？是不是恨不得嫁给它？”